

前些天应老友绿茶邀请,参加他新书《读书与藏书》的分享会。那天他讲了一个故事:大学时因住集体宿舍,把求学期间积攒的几十箱书打包寄回了老家,放在他姐姐家的阁楼上,后来姐姐的房子卖了,新房主同意那些书可以继续存放。五月上旬,绿茶返乡,专门去看望了这些被他“遗落在老家的书”,这是数年来,他与他过去的书唯一的一次见面。

这个故事让我有些动容。他的那些书都很珍贵,包括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“文化:中国与世界丛书”“当代西方学术文库”等大量经典丛书,涵盖克尔凯郭尔、

胡赛尔、海德格尔、萨特、波伏娃、梅洛-庞蒂、加缪、卡夫卡等世界级大咖的名作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些书很难搜集得如此齐全,绿茶在学生时代的藏书就如此丰富,让人羡慕。

绿茶与这些书的缘分可谓“爱中有痛”。这些书无论是被购买、收藏的过程,还是给“主人”提供的营养价值,都决定了它们难以被忘怀,但它们的确与拥有者分别得太久太久了,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仅有屈指可数的重逢;而现在,绿茶在北京的家已经被这些好书的新版本以及更多其他好书堆满,过去的书就不能寄回北京了,书与人,不得不继续“分别”的状态,这多像游子与故乡、亲人之间的关系啊。

绿茶说,就把那些书留在老家当个念想吧。对他的说法,我所理解的是,他找到了一个时常回故乡看看的理由。人对家乡的惦念,是很奇怪的,除了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朋友之外,旧居、美食、一条河、一棵树,都会时常牵动人的心。这次绿茶回老家,发现自己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已经拆除了,旧居的痕迹丝毫未留下。看到他在旧居原址上拍摄的照片,神色中很容易被发现的失落。他留在老家的那些书,会在时光中保持原样,列阵等待着他吧,愿那些书永远安好。

之所以被绿茶与书的故事打动,是因为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。那天在分享会上,我也讲了自己与书的故事:我二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,为数极少的行李当中,就有三四十本书,我不嫌它们重,一本不落地都背到了寄居地。那些书跟随我到北京后,搬了无数次家,有时候藏在纸箱里,有时候放在书架上,但再没有翻开看过。不翻看为什么还要那么执着地带着它们呢?想了想,我说,那些书是一个年轻人本就微薄的财富中最为厚重的一部分,有这些书在,就像有亲人陪在身边,会提供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撑,让人不孤独。

可是,就在两个月前,我把这批书以及其他一些书,都打包寄回了老家。收拾书的时候,用柔软的毛巾,逐一擦干净了它们身上的尘土。那些书的封面与部分内页,都开始泛黄了,但变旧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价值,反而让我觉得更值得收藏。妻弟在乡村的旧居翻新了,有整整一层的楼房留作我那些藏书的容身之所,崭新的书架已经打好,只等那些书逐一上架归位。那些书会长久地保存在那里,供需要的人看。当然,我回乡的时候,也会不止一次地过去与它们碰面,坐在它们的中间,继续我的工作。

在聆听和讲述这些人与书的故事的时候,心里想到,有的时候书会跟着人走,有的时候人会跟着书走,当年那些书是跟随着我离开家乡的,现在,它们先我一步回乡,这是不是意味着,在将来的某一年,我会踏着它们的返乡足迹,最终在老家实现“会师”,继续长相厮守的日子?这个事情,我没有细想,一时也不愿意细想,担心想着想着,就要忍不住付诸行动。

书不说话,但书对人的等待,静默且恒久。人对书的牵挂,多数时候是淡淡的,但这些情绪积累了,也往往会左右人的人生轨迹。人与书的缘分,或许就是这样吧,没有负担与负累,只有陪伴与滋养,在人与书的互动与纠葛中,一生会额外多一些沉静的底气。

人是随光而动的动物。夜渐渐短了,却也能在熹微中醒来。鸟儿们更喜欢欢光,早就一大早欢叫着,一声高过一声,躺在床上,都可以想象它们蹦蹦跳跳的样子。这鸟儿啊,也是追明逐光的准儿。

大概被这光悄然洗过了吧!带着花香,带着温润的气息,像催醒剂一样。鸟儿会抢早儿,越过了懒惰的万物,悄然在枝头蹦跳着,欢叫着,如在庆贺一个人的凯旋,在很多个清晨,我被这些自由的鸟儿所牵拽,我看到公园里露水盈冠的花,错落有致的树叶如刚染过一般,是光照的结果,还是内驱力使然?一枚树叶是一枚树叶的样子,千万枚树叶迎合着鸟声。拿眼瞧那些鸟儿,鸟有些羞涩,躲了;你不理它,它却又如光一样走到你的前面来。公园里四是晨练的人,有的疾步快走,有的打着太极拳,好像在寻找丢失的时光。花摆脱了先前的扭捏,大大方方地在公园里盛开着;月季也在马路边怒放,还有芍药……早开的那一批已露出颓势来,却

启程去金川的前几天,正好有四川的朋友来访。我说,我要去金川县,她一脸愕然:我知道那里,但还没去过,因为四川太大了。

所有语词上的概念,最后都会在现实的观感中被夯实,被具体化,这个过程常常会让人猝不及防。比如四川的大。从成都出发,去往金川,我只是知道路程会遥远,却不知会如此跌宕。一路途经汶川、马尔康……峡谷秀色在梭磨河的流淌声中默默掩映,而抬头可见的是远处的雪山之巅。那里似乎无视着四季的轮回,终年的白雪似近似远,据传其中还有几座是当年红军曾经攀涉而过的,这令人凝神遐想,看似平和安宁,其中蕴藉着多少曾经的惊心动魄。一步步接近金川的路途,就成为金川县带给我们的感知之路——就像作家弗朗西斯·蓬日说的,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它的最终形式,而在于为了逐渐接近这个最终形式所采取的各个步骤。

终于,一路颠簸近九小时之后,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金川县的标识路牌映入眼前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安宁的地方。我们的到来,或许惊起了平静水

面的涟漪,当地人的热情和淳朴,一度让我感到抱歉和惭愧。就像我们后来去参观的景区,“世外梨园”之名,世外,本不该被俗世惊扰,所幸我们这些俗人带来的喧嚣,依然不足以惊动它的安宁和神秘。

金川位于川西北高原,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,海拔2000多米,已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。在我的印象里,梨花雨润雪姿娇,却弱不禁风,不承想会在这样的高寒之地蔓延繁茂。初春季节,梨花就开始“争开不待叶”,进得金川,路边的梨树便常常晃眼而过,但直到进入核心景区世外梨园,才终于知道金川为何会有“塞上江南”的盛名。绵延百余公里的梨树,满目的纯白落在翠绿的枝叶之间,尤其若立于“神仙包”等观景台,一眼俯瞰而去,只觉在错落的高原梯田之上,极目蓝天之下,辽阔豁达,与远方的雪山遥相辉映。待得此刻会知,语言的无力——这实在是难以描摹的雄浑之美。但走近了看,那洁白无瑕的梨花依然是柔柔弱弱,娇羞无限,仿佛那绵延

## 去金川看梨花

来颖燕

的壮阔是它不经意间自然而为。

金川的天气实在难以捉摸,前一刻艳阳高照,倏忽间又下起密实的雨点,于是,那娇弱雪白的梨花瓣便随风飞旋散落,为“梨花带雨”作了直接又美丽的注解。

一花一世界,自然的神力将宇宙的奥秘埋藏在细微的草木之间,而人类

的渺小和无力是此刻最真实的慨叹。

查阅资料,金川县种植梨树已有上百年历史,雪梨在清代就已经成为贡品。时至今日,已达4万亩的规模,是全世界唯一的高原雪梨产区。而最古老的梨树树龄已300多年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这些古梨树犹如这月,而那些标识着古梨树年轮的铭牌,默默暗示着古梨树们曾经的风霜:是谁栽种了它们?是谁眼见它们生长结果?又是谁在树荫下徘徊?

事实上,金川在史册上赫赫有名。大小金川地处川藏交通要道,也是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渡的地区,当地是世袭的土司制。至清朝,金川局势持续紧张,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,乾隆年间,清廷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和财力,发动了两次金川之役。战役打得艰苦卓绝,颇为波折,直至最后才平定了西南地区的反叛势力,“以全国体”。大小金川战役位列乾隆的“十全武功”之二,改变了此地的民族结构,对整个中国都意义深远。如今在金川县的安宁乡,伫立着纪念当年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役的“乾隆御碑”,金戈铁马,俱往矣。

而留在金川的历史印痕不止这处。金川县城里的老街上就有当年长征途中,红军留下的诸多痕迹。金川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和北上的战略后方,保存至今的13处红军革命遗址记录了红军和当地人民的互相支援和情谊。

而更让我意外的是

熟悉当地风物的朋友说她还知道一个易被忽略的看点,于是虽然已是傍晚,还是兴致勃勃跟随她去寻访。

金川的天气实在难以捉摸,前一刻艳阳高照,倏忽间又下起密实的雨点,于是,那娇弱雪白的梨花瓣便随风飞旋散落,为“梨花带雨”作了直接又美丽的注解。

一花一世界,自然的神力将宇宙的奥秘埋藏在细微的草木之间,而人类

的渺小和无力是此刻最真实的慨叹。

查阅资料,金川县种植梨树已有上百年历史,雪梨在清代就已经成为贡品。时至今日,已达4万亩的规模,是全世界唯一的高原雪梨产区。而最古老的梨树树龄已300多年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这些古梨树犹如这月,而那些标识着古梨树年轮的铭牌,默默暗示着古梨树们曾经的风霜:是谁栽种了它们?是谁眼见它们生长结果?又是谁在树荫下徘徊?

事实上,金川在史册上赫赫有名。大小金川地处川藏交通要道,也是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渡的地区,当地是世袭的土司制。至清朝,金川局势持续紧张,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,乾隆年间,清廷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和财力,发动了两次金川之役。战役打得艰苦卓绝,颇为波折,直至最后才平定了西南地区的反叛势力,“以全国体”。大小金川战役位列乾隆的“十全武功”之二,改变了此地的民族结构,对整个中国都意义深远。如今在金川县的安宁乡,伫立着纪念当年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役的“乾隆御碑”,金戈铁马,俱往矣。

而留在金川的历史印痕不止这处。金川县城里的老街上就有当年长征途中,红军留下的诸多痕迹。金川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和北上的战略后方,保存至今的13处红军革命遗址记录了红军和当地人民的互相支援和情谊。

而更让我意外的是

有高50多米、历经200年不倒的中国“碉王”,有迄今千年历史的观音庙,有曾被列为清代四大皇庙之一的广法寺……但更神奇的地方在于,你可能不经意地一转身,就会遇到古迹,就会隐约听到远处山间历史的回音。时间在此被浓缩了。

我们兴致勃勃地相约在这个春天去看看金川梨花的盛景,但这盛景只是金川的一部分,是它美丽而炫目的视觉身份。事实上,那散落一地的历史遗迹构成了金川背后更深一层的逻辑。

这样近,又那样远,在金川,一切都是真实的,一切又都是遥远的,自然和人类同时在此地经由岁月留下烙印,这是金川真正的魅力所在。

## 减字木兰花

芒种

松 庐

花神归位。百卉来年重斗紫。梅黄坚枝。冷暖时晴唯自知。

千枝青亩。为趁秧苗催早鼓。何处菱歌。轻伴苹风荡碧波。

所以,如果你越是在金川驻留,就越会觉得它是一张具有不同景深的照片。当地好客的人们会兴致勃勃地向你介绍金川还

“泽草所生,种之芒种”,芒种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忙的节气,芒种的“芒”,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,芒种的“种”,是指谷黍类作物播种。有收获,亦有播种。有播种才有收获,收获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耕耘。此时,你能深切感受到大地和生命的力量。

芒种,是一个美好的节气。在这个时节里,北方的土地上,麦子每日都呈现出新的模样。风吹麦浪,片片金黄,犹如翻卷的波涛,熟透了的麦穗有的已经沉下来,和着风的节奏摇曳,传递着来自喜悦的韵律,仿佛在歌唱生命的力量。充满麦香的空气中,此处或者彼处传来农民唱歌声,刻苦勤劳的农民在田间劳作,他们正用自己的汗水,把这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荣。

而到了江南,则开始进入细雨绵绵的时节了,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,民间把这期间的连阴雨天气称之为“梅雨”。梅子黄时雨,已经被诗人们写出百般情怀。

夏日的阳光如同金色的液体,将大地染得温暖和煦。青梅煮酒,仲夏已至。梅子在酒中飘忽着,整个屋子沁入了清新的味道。煮酒的时候,慢慢地,慢慢地,不要打扰这慢慢发酵的味道,只有缓缓品味,才能更好地感觉到青梅的味道。你和我品的是青梅,酸涩和甘甜融入酒的醇厚中,这一刻仿佛拥有了整个夏天的滋味。这种滋味有点微醺,却经久难忘,时光正好,滋味入心,让人欣然沉醉。

芒种,是带着土地醇香的时节。在这一节气中,小螳螂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;喜阴的伯劳鸟感阴而鸣;与此相反,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,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。生活的模样不是相同的,在这最朴实的称呼中一样蕴藏着最浪漫的东西。芒种是人生最热烈的时候,不妨播种,不妨忙碌。知行合一,耕耘当及时,不负光阴的每一寸给予,烈日和细雨未必能阻挡什么,反而会让所有生活的梦想加速前行。



忙·种 (插画) PP 殿下

## 世界在笑

戴荣里

不影响整体的红,花们争先恐后,如鸟儿们此起彼伏的笑声。田园里一声鸟鸣,拖长了大地的辽阔。在树林里行走,光是热的,树叶是凉的,刚好混合出清新的味道来,就想躺在草地上不走了,想躺成一棵草。

城市是缺少这样的辽阔的,规整的河岸没有乡下河道的自然。那水也是附着了灵性,哗哗地流着。从山间小溪,到宽广河道,水儿们也像赶早的鸟鸣。河面上泛着光,如万千叶子般笑着。走在松软的岸边,看鱼儿们在水中跳跃,扑啦啦的声音,像宣告自己高光时刻的到来,水是鱼的母亲,宽容而又大度,任由鱼儿们嬉戏;几只鹅鸭凫过水面,像诗人写出的一行诗。柳丝轻抚着,怕风走,又怕水流得太快。河道里开始有青蛙的叫声,抑或有癞蛤蟆,那些鱼虾,各自活动着筋骨。白云朵钻进水底,鱼儿们想着到那里一探究竟。这水,早已没有冰面

覆盖的冷酷,也无落叶飘零的清冷,此刻,万物各得其所。花在花茎上挺立,叶子在树枝上闪烁,鱼儿在水中翔游。万物撬动着一个活泼泼的世界,却没想构建出来一个巨大的静谧。听得见风声,听得见远处隐隐约约的雷声。

风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把历史拉来。偶尔变馊的饭菜在缺少冰箱的时代叙述着乡村的生活气息。容易闹肚子的季节,夜晚扯去了被子,任由风在肚皮上肆虐;也是糊涂,隔夜的饭菜总还想往肚子里填,却没想风向早已经变了。在天井里吃饭,光和风一起灌进来,倘若雨天,那是最好的绝唱。滴答滴答声中,拧一壶小酒,摆几盘下酒菜,就可以了却一个乡下男人的心愿。

在南方,同宗同族的村子里,乡亲们集中在一起,看长辈们打牌,女人则在塘口浣衣,乡野画图好像古人的拓片。北方杂姓村落多,围成一圈看斗

羊。两羊各不相让,那只斗败的羊,或许成了下酒小菜,胜羊则站在舞台上,披红挂彩,与主人一起吼着老天爷才能听懂的歌。古巷的青石板路上,老人端着碗,圪蹴在那里吃饭,一只怎么也赶不走的鸡盯着老人那碗,老人是黑的,鸡是红的,青石板是青的。溪水哗哗流着,像劝架:算了吧,算了吧!别那么较真。鸡依然不走,老人依然不掉一粒饭粒。纵深了看,那景,构成了一幅定格的乡村野图,诠释着风、阳光和水,这些穿越岁月却又永远陪伴着岁月的永存。

还有僧人们渴盼着光再强烈一点,风再大一点,水再恣肆一点的时日,彼时,就可以出来晒经了;那些喜欢辩经的喇嘛,也会大声喧嚷起来。

空气中流动着欢快的因子,世界都在笑,仿佛一切都醒过来了。

我们就这么玩着,泡着,直至双唇发紫、暮色来临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## 十日谈

初夏故事

责编:吴南瑶